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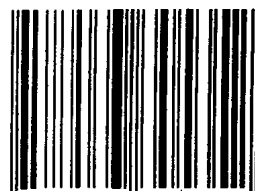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2/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七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三)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一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三)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四

盱郡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宋初諸武力佐命者浚儀石守信遼西王審琦真定高
懷德太原羅彥環厥次張令鐸洛陽王彥昇皆周宿衛
以翊戴進官守信以平澤峪功加同平章事擊李重進
贊帝趨楊州克其城移鎮鄆封衛國公懷德以平太原
功封冀國公餘假節鉞大者進使相而極無裂土者後
皆殫兵奉朝請守信務聚斂事佛審琦重厚有方畧鎮
壽春歲租課量入爲出未嘗有誅求令鐸從軍三十年
久摧堅陷敵然未嘗妄殺除無稱焉獨彥昇殘忍西人
犯漢法者召僚屬宴引所犯斷其耳大嚼之佐酒帝以
其賊韓通終身不授節鉞也他平荆湘以慕容彥釗平
蜀以王全斌平南漢以潘美可稱者眇矣唯曹潘二武
惠並使相名上公而曹公以達天德全國庇民稱三代
之將於近代無匹矣曹武惠彬字國真定靈壽人也
事周爲閹門使使吳越吳越有贈遺固辭不獲歸以獻
世宗喜曰嚮使於他邦者多求句爲敵國所輕卿能然
固重矣卒賜之彬拜賜歸累以頒宗戚終不受已從世
宗下澶州太祖時典禁旅親用彬公退未嘗一造請也
一日太祖從求典司酒彬曰官酒也不敢酤而飲之大

祖然其信既卽位改左神武將軍兼樞密丞旨伐蜀爲
都監所繫下安堵如故大帥全斌等暴於蜀彬屢請旋
師不聽蜀亂彬與劉光義破平之還諸將得罪唯彬獨
見褒贈具帝紀中伐太原爲都監進檢校太傅伐江南
爲都部署方訊蜀殺降時彬前請同罪帝目之退頓首
請益堅及是戒之曰慎毋復殺降如異時彬徐對曰西
川事臣實執不可具時文案臣不敢押今具存帝立命
取覽太息曰卿曩堅請以同罪何也曰臣聞全斌等同
事全斌等獲罪臣獨全庸安之乎故冀分責也帝曰卽
如是留此案何爲對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故留之今
陛下見其無辜坐帝大稱善彬受命成全國不殺功而
退其大祖紀中師旋閣門進牒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
四輩謀不伐如此方命彬總師時帝謂之曰勉之克李
煜遂以卿爲使相矣出潘美退豫爲賀彬曰未也美問
故彬謝曰是行仗天威遵廟謨藉諸公同力乃或幸成
事何功哉當使相極品乎奏未以爲然彬微笑曰太原
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需
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嘗對帝亦大笑加賜馬已
竟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太平興國中酒坊
使拜德紹寵觀代彬自鎮州乘傳上急變言彬秉機政

人得士心頗開陰與契丹通語驟甚帝不能無疑出彬
鎮天平以王顯代使德超以不得秉樞而望詬顯曰我
言國大事有社稷功止得綬許大官君何功居我上顯
以聞詔鞠問德超具伏所爲傾彬者狀寘瓊州死誣白
太宗大悔之遇彬加厚咸平初復樞密使咸平二年疾
真宗趙駕臨問問欲言彬曰太祖以英武定天下猶經
營如好問後事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皆任將當能
爲陛下擇邊陲就優對曰璨不如瑋卒帝哭之慟贈中
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廷彬仁敬存
心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在朝廷未嘗言人過伐
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
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下吏有白事必冠而後見
歸私第常閉閣不妄通賓客五鼓動卽已入禁門待漏
矣居官及入悉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吏罪當杖
逾年乃杖之或問其故彬曰聞其人娶婦日耳杖之則
姑必日以婦爲不祥疾之當不能自存故緩之然法固
未嘗屈也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敢以喜怒行
之所居堂室陳子第請修葺彬曰方冬時百蟲方蟄不
可發木石傷其生克成都獲女婦閉一室中戒左右曰
將此卿必密衛之事平訪親戚遣還無者禮嫁之

有父風在禁衛十年未嘗忤色詞亦以使用宗室
性剛烈下江南擊江州不下屠之掠金帛億萬計
三十年子孫有常可者衛平楊言潘人也然善治軍
以精銳勦土十單用命太祖智水戰後他信居近宮
門戶開謀廢以爲官有變也不及甲服皂綰袍疾走倉
皇入禁林急奔顧見覺勞之日吾教水戰耳非他也學
鳴之時痛爲瘡將車田重進不悅學而朴忠公祖在藩
道調久不受使日干賜也何不受重道同我知有天
子不知有上卒不受他賜計子漢趙郭道玄倫威竭忠
力具

靖王武惠王少子也沈勇有智計至道中李繼遷反
諸將收績而朝廷震棄武惠邊問將於武惠武惠曰
靖王可召見以爲諸司使而遣武惠頓首曰靖也少又
世蒙國恩未有功其敢濫官夫官賞固以待有功也乃
以閭門祗候知渭州時生十有九年矣至渭馭軍嚴善
用間周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武惠震請持畧不許徒
知鎮戎軍軍治平上便用騎靖以爲非中國神也請自
隴山以東脩古長城塹而軍嚴軍方箭手皆土人習障
來蹊蹊曉羌語能寒苦戰輒先驅而未嘗廢於官乃下
本用騎射給田上勝者與田二頃歲耕獲州出兵護作
細以和歲再獲課市一馬馬勝甲然後官籍之益五千
頃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築堡使自營其地
島方田環之其部落將校於本雷敘進以習知羌地與
情不他徙也時繼遷虐國人多怨瑋招來諸羌俾內附

厚給撫於土人無間諸羌多舉屬自歸乃制羌百帳而
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使不及
百帳爲本族指揮使諸羌懷服開邊壤深率廣大有五
八山險不可墜者因峭絕治之而邊念安嚴虜入寇瑋
追擊敗之驅所掠馬牛羊輜重以還軍吏曰馬牛羊易
得耳什麼軍不若整衆而歸即虜還敢可戰也瑋不答
行愈急極利地利休車虜來馳襲瑋使人謂之曰遠來
聽少憩乃決戰已破殲之師還軍吏請故曰此在兵法
郝所謂不乘馬牛羊者利而誘之聽小憩者微疲極而
取之也虜往復百里少憩則足愈痺故克之後虜掠西
羌遺瑋狙擊于石門川大破之自是虜不敢復犯遂咸
平六年繼遷死子德明求保塞順附瑋上言繼遷擅山
河之險以終身旅拒使謀臣勇將狼顧而憂邊今國危
予弱顧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禽滅之復河西爲郡縣
此萬世一時也失今不擊後更強終且爲國憂而宋守
和戎爲國是不能用也河西族廷家妙等請自拔來歸
諸將猶豫不敢應瑋即自將入天都山板降者以來德
明由此遂誘遷東上閭門備涇原路都鈴轄仍知渭州
瑋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
其一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使出兵按圖行遷並州國

陳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喃厮囉宗哥立遵等始大獻方
物求稱善書璋言戎德如厥求輒得有易中國心不可
許也詔不許猶以為保順節度璋曰是徃遵也是必且
為冠吾謹備之立遵使其舅哥樣丹招熟戶厮敦等為
鄉導璋偵知之以為厮敦謀可恩信結也召哥樣厚撫
慰解帶帶賜之厮敦果大感自請曰父何欲即欲厮敦
頭請斷以獻矣璋撫其背曰吾何欲欲得賞樣丹耳聞
賞樣丹不時至汝帳汝能為我取其頭來乎厮敦殊不
意愕然業不得辭諾之已果殺丹以獻且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阨塞也璋立往城之已又城籠竿城曰此必
爭地異時秦渭有警乃知之表厮敦為順州刺史而二
城後為秦渭固其筭勝如此於是築方門治坊廂建靜
戎威遠等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費不
及於民無何喃厮囉與立遵連結大入邊聲言某日下
秦州會食以激瑞璋按兵不動俟其至逆戰三都谷大
破之盡夷其族帳而遣間殺立遵自是喃厮囉勢威保
磧中不敢復出矣天禧末拜簽書密院事與寇萊公準
善丁謂遂萊公指為黨謫知萊州即日行以劾卒十餘
人從者輟矢服不具也謂敗後觀察使知新興軍改彰
武節度卒贈侍中謚武穆瑞為將不如其父寬而整肅

過之平居甚暇豫及行師出入神速不可測車崇慎
凡兵事必手詔馳問至十數往返瑞善對靡不當機宜
也其頗從中格者守初議不為奪渭州有告戍卒十餘
人叛亡入夏者璋方對客奕不應軍吏數以請怒叱之
曰誰之問何也夏間以為間斬境上瑞治邊嚴天雄卒
有犯盜者處以常法詰問之瑞笑曰臨陣對敵以決機
故嚴平居治郡寧當以邊法行乎先是羌殺邊民入羊
馬贖罪璋下令羌自相殺從其俗殺邊民論如律自是
開殺衰止行按邊山東賈同者客璋所卧外館終宵聞
然明發邀與俱同問兵集乎曰集矣同出則見甲兵三
千環列待一不聞人馬聲其整肅如此寶元中王駿為
樞密使夏元昊反帝召樞臣問邊備不能對皆見謂不
憂邊罷駿出知虢州翰學士蘇公儀與駿善出餞之駿
謂公儀曰駿此行前十年有言之者矣公儀曰日蒼乎
駿曰非也往駿以三司副應因河北曹南院起謫官為
定帥適至謂駿曰願少留欲有言駿素慕其人文聞有
言則殊喜留明日具饌召簡甚食罷屏左右曰君顧骨
滿面異日不為兵樞即邊帥矣後十年西方嘗有警適
其時也君講邊備蒐人財待之駿曰何謂也曹曰瑞在
郊趙德明嘗使人入中國市馬以息微怒欲殺之甫子

方十餘歲諫之曰以戰馬資隣國計已失况以貲故殺吾人乎將誰為用瑋聞私念之曰此欲用邊人矣欲識之聞往來牙市令誘至後竟不得來遣畫工圖其狀觀之真英物也是憂且在尹君必勉之駭忽忘所言今效矣其先識如此王德用鄭管城人至道中父超以邊將受詔與五將軍期伐夏未集虜驟至超持欲不擊德用年十七謂前鋒曰必先之虜知吾孤軍軍前薄者敗矣進奮擊敗之既而曰可歸矣歸師遇險爭必亂乃領兵先絕險而陳下令曰亂行者斬超乘按轡一軍肅然帝從後襲見師整不敢近而退已遷邢洛磁相巡檢邢洛盜出入磁相間歷年不能捕德用以種車載勇士為婦人裝誘致之賊前剽遂畢獲天聖中為侍衛親步軍副都指揮使有求太后內降為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法也敢挾內降于吾軍則亦無用法為矣不可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可太后崩勅有司坐甲德用言故事無為太后累坐甲者又不可帝心是之已閱太后閣得所奏奇之以為可大用拜簽樞尋知樞密院事德用狀貌雄岸面正黑頸以下白皙殊異也中丞孔道輔論其貌類藝祖得士心不宜久典兵罷武寧軍節度使尋有言德用市馬府州者降秩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惶懼德用

舉止自若獨謝客而已及道輔卒德用未之知也客以告曰曩嘗公者久矣問為誰曰孔中丞德用然太息曰孔公以其職言事豈雙我者惜也朝廷失一直臣已契丹介西師求地詔德用為三路都部署填之德用集三路士口教閱可用矣契丹謀來覘軍吏請索捕德用曰吾軍整而和規誠得實是不戰而屈人兵也令厥明大閱部署嚴整趨風使疾無一人亂行者已饒鳴旆卷肅然無聲覘者歸以告以謂黑王相公起帥邊軍整暇未易難而和議益決自元昊叛師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為改作德用笑曰何紛紛為兵法不如是也兵但當使士畏法而愛將怯者勇勇者不驕因敵可勝而勝之如是而已久之以使相判鄆州封沂國公改冀國公而老皇祐初以乾元節上壽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復起耶帝聞之喜復以為樞使問邊事德用曰景德中邊兵二十萬皆屯定武不分扼要害故虜得深入又當時賜諸將陳圖人死法緩急不相救故敗願分置要害地屯守使人自為戰得應變出奇從之時德用入侍宴老矣命之射辭曰臣備位舉止為天下共瞻老不勝弓矢敢辭帝勉之乃手弓再拜發命中釋復位固勉之再發又中三勉之三發三中帝大喜左右驩呼萬

歲賜裝衣金帛君子以為讓也卒贈太尉中書令
武恭 狄青 諱 蘇州西河人少自涅從軍自散直果
功至招討副與賊戰常戴銅面具被髮出入常冠軍然
持重不傲小利党項羌犯塞時新募萬勝軍不習戰戰
輒北青知賊之易之也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前虜
望見焚馳之則虎翼軍也以盡殲虜大入邊青戒軍中
盡捨弓弩執短兵密令開鉦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却
聲止乃大呼突之纔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
皆却虜大笑以謂怯易之而軍忽前突虜大北蹂藉死
虜擊虜追奔虜雍闕不行士卒爭欲前厥之青鳴鉦止
軍虜得去行視之則前阻深澗也將佐悔不擊青曰不
然奔命之虜忽止而相抵安知其非謀耶軍已勝殘寇
不足利一隋其計所損多矣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廣源川蠻儂智高反據邕州稱天南國連破橫貴藤梧
等州時中國承平久不習兵宣撫楊畋余靜皆文儒不
知兵制使孫沔初頗銳行至潭而恭觀望不敢進東南
大震時青以相藉薦為樞副列兩府矣自請於帝曰臣
起行伍備位非死綏終無以報國願得羈賊育赴闕下
帝方憂邊聞青言乃大喜許之用相藉言不置副不設
並聽便宜行宴垂拱殿親遣之青既受命有統務子圖

貴近來從軍青疾出延見曰君欲從青行乎此青之所
求何必請也然智高至小寇而上至遣青憂南方矣從
青士能擊賊有功則朝廷有厚賞青不敢蔽若往不能
擊賊或敗衄則軍法重非青所得貸也君親戚交游苟
欲從皆青之所求何必請乎於是請從者駭愕自却去
無復敢復求從者其所辟皆青素以馬可用者也既行
卒日一舍而止至大都輒休士為常比至潭乃明約束
申令行止皆成列雖荷鉦贏糧持守禦具者皆止齊肅
如也卒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以徇於是軍數萬人行
無聲止郵驛四面皆嚴警雖野宿皆成營柵門皆諸司
使主之求見者立通也會制使靖言交趾數詣臣言請
助師宜聽朝議將許之青爭之曰假外夷兵除內寇非
所聞也且以一智島驢兩廣殆遍不能討而假外夷兵
其無乃示中國弱耶蠻夷貪得忘義設落亂後何以靖
之宜毋聽而檄靖母妄通外夷始青以諸將前輕敵獲
軍未至敕諸將毋動動者斬廣南西鈐轄陳曙以步卒
八千徼敵潰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北青至賓將佐官屬
畢前謁青召曙詰違令器誦狀并將校二十人斬之靖
失色起拜曰曙失律亦靖罪敢請青起揖曰舍人文臣
軍旅非所責也惟蘇緘守封疆而失師青且以聞於是

諸將股栗時智高既破廣南帥師命新還守邕矣青以崑崙關隘扼塞也乃下令賓州賦五日糧休士適元宵先夕張燈宴僚佐元夕宴從軍官又明夕驛士先夕樂作與僚佐飲徹旦次至丙夜青忽起如內久之不出數使使勞制使暫主席行酒偶疾煩藥飲少選出矣又數使遍勞坐客曰必盡歡至曉客未敢退忽報者馳自外入言夜三鼓元帥已從銳士奪崑崙關趣諸軍會食關外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為備又是夜風雨守益解而青遂得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比近邕賊逆戰歸仁領青登高丘以望師賊銳卒執長鎗前標牌擁之羸者後乃部軍使張玉將步兵居前賈逵將左孫節將右而匿蕃落騎兵於其後誓眾曰不待麾而舉者斬戰既合前軍勢小却孫節以搏賊死山下孫沔等失色賈逵念法先據高者勝不待麾疾趨山登之賊至擁眾下衝擊斷蠻軍為二先鋒王殊死戰於是青手執白旗以麾左右翼大奮蕃落騎兵出賊後急擊之賊標牌軍遇騎馳驟不得施而軍士於馬上縱鐵連枷奮擊賊以大敗追奔五十里智高夜縱火焚城遁於是達詣青以達令請死青下拊其背曰達令而勝者權也何罪先是青聞賊數以標牌勝又乘高履險我師不能抗乃請

蕃落騎以從或謂蕃落騎不能南水土又南多土坂騎無為也青曰不然蕃部善射能勞苦上下山坡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用之可以一勝且標牌所當也卒以勝明日青整眾入邕州圍獲巨萬悉以畀吏士俘脅從畢慰遣而廣南復平按賊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槍其旁眾謂智高已死嘗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也初智高敗走諸將請夜乘城搗之者青持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於是議者藉藉罪青不急擊脫智高於死然青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其功而計功最多師還拜樞使語曰帝紀及青起國史上編 卷之六十四 樞密院事尺籍致兩府眾論紛然以為前此未有也及功成眾乃服而深心忌之京師火禁嚴每夜分數滅燭青家夜禱祠失關白廂吏中夕有火光邏者以為失火走報開封尹尹來救則寂然於是都下謹傳狄府夜有光燭天文士相與言昔朱全忠嘗午溝夜有光出屋鄰里謂失火爭往救無有也今豈類此乎會京師水青避水相國寺行止殿上眾以謂巨測頌上書傾之乃以伊相判陳州踰年卒贈中書令諡武襄青事親孝遭父喪雖冠金車而衰絰自若戚黨稱其哀養毋尤焉征南日盧母憂戒家人云使江表而已為人慎密寡言笑其計事必中會

而後發行師嚴紀律與士卒同勞苦既成功推功將佐
未嘗專賞蔽下故士樂為死始與孫沔破智高計謀行
師一出青不問也及賊平經制事一委沔泊然如不與
者沔大歎服青世言古語以凱歌告列耳鼻而巴秦
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以其罪責功受
罰使上下一心青之行伍自奮實始為韓范所公所
知及既貴面舊猶存帝初為傳樂去所對曰臣後有
今日者臣也願留之令軍伍得自奮韓范公范青至其
家拜而廷下入拜其夫人甚恭待子弟以節若禮或得
狄梁公書像乃告身卜餘道感之以為青是祖青謂之
日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進之神其定矣
客傷人以儒為戲劉多者既士也豪在半樹尊組大罵
言辭卒敢如此青逾溫溫明自青起行伍致位其後有
邢人郭達治平中亦起士伍累簽樞初駐泊陝西安撫
由史之編 卷之陸拾四 十四 五月二十七
陳執中歎以為今名將惟葛懷敏也達進曰懷敏必敗
執中怒起去居數日懷敏敗執中驚問曰曩聞自知懷
敏之敗也達曰喜功傲倖徒勇無謀執中歎服之遷真
定兵馬監鎮鄜延种諤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夏入寇殺
將朝論欲棄綏遠曰虜既殺王官又棄綏則見筋已甚
持詔不下力爭之帝手詔褒焉自是有嚮用意矣夏請
以砦門安邊二砦易綏田遠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
誠先交二砦者聽矣乃遣使持祥符中移二砦三十六
堡圖往受地曰必以長除嶺為界虜貽愕而止慶州之
敗朝議罪鄜延將白玉達在樞府力申救而免已玉與

虜戰大捷神宗謂達曰卿之力也達為將至軍今偏裨
人自言所能閱按之故人得自盡後招討安南戰富良
江虜窮厥歸命而我師涉瘴地卒積死與賊隔一水不
得進坐無功屏廢者十年樞副青擊智高行至邕瘴作
忽一夕甘泉湧而濟人以為有幸有不幸云
論曰汴宋以仁厚立國即混一初鷹揚霆擊之畧無聞
焉亦足明武事之不競矣方德明孺弱時誠聽曹武穆
事疾馳定之豈憂靈夏哉智高反南方令聽邊帥言致
交趾助師於馬患何極故貴謨也卒之曹困於諂而王
狄亦為諸正人所繩糾而絀不亦難乎其為將乎宜宋
由史之編 卷之六十四 十一 三月二十五
世之終不競也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初以父任補殿
直從平嶺表下金陵功最征太原捕虜多已中國有岐
溝陳家谷之敗契丹氣盛詔李繼隆發鎮定兵護威武
餉契丹耶律休哥者帥精騎遮擊之繼倫以北面都巡
檢領兵千餘出行邊休哥若不見也者而過之繼倫恐
饒道為休哥所奪也乃激使其眾曰寇蔑視我縱之南
彼勝而反則乘勢驅我北即不勝亦且將釋憾於我我
豈有遺種哉今彼不我虞我疾卷甲衝拔躡之戰而勝
足樹功即不勝亦不失為忠義鬼就與泯然死驅逐焉
胡地鬼乎衆咸憤請從於是秣馬夜蓐食令人持短兵

躡虜後潛發至唐州徐河天向曙休哥去大軍四五里而陳矣今會食且戰繼隆列方陳于前以待戰而繼倫忽從後疾馳擊斬休哥殊不測方食失箸短兵疾前中其臂創甚得善馬亟跳身遁虜大奔為奪氣弗戒曰毋輕戰當謹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事聞召見勞賜至道中討李繼遷授靈慶軍馬副都部署病強起受詔卒帝嗟勞贈加等秦翰直定獲虜人個應有力獲身被四十創契丹入瀘州不脫甲正以七旬李繼遷清和翰現要害繼巨聖為方工二十萬成以數年而費不煩民卒賜加等翰為將好施而士卒同甘苦也祭以用其沒也其族有泣下者詔學士楊億撰墓碑文以翰無著產妻辭所饋資不受

宋史本紀卷之四十四

拾陸

五月二拾日

神世衡字仲平洛陽人少尚氣義昆弟欲析貲畢推與以狎父放蔭補官判鳳州州將王蒙正枯后端誣以罪流賓州弟世材上一官贖為孟州司馬久之歷鄆州判官西事起上書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廢壘故賓州地也險可城城之左可致河東粟右可固延安北可規夏詔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得城計以馬處險無泉不可守乃穴地百五十尺乃得石鑿石數重乃得泉泉溢縣令曰青澗城可守矣遂內殿崇班知城事嘗之律營田二千頃教民田歲收耀其贏用通商或先貸錢本使流轉息十倍於是易糧錢幣軍需

城守之具不外給而足世衡念地遠戎非習民於射不可令習射即女婦僧道畢射民爭繇役輕重不相得命角射射中者得優處罪疑者射中亦予之始以銀為射的中者得初計而漸厚小難中矣由是青澗射為西邊最懷來屬羌擇其豪飲之酒遺以姬女方宴客有以敵情來告者立捐飲所盛尊盡予之繇是屬羌願為死無定河距青澗一舍而近其北虜所營也數涉河為患恒與熟羌犄角破走之未嘗宣請大師也慶曆中范仲淹經畧環慶以為青澗完可守而屬羌與夏通非世衡將不可秦徙知環州世衡至羌有牛家族者屈強未嘗出謁將憚世衡威名郊迎謁世衡厚遇之約厥明至帳相勞也夕雪深三尺左右阻毋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雖雪甚何可失期會耶冒雪往牛家族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至者公乃肯幸臨耶率部落羅拜屬羌為中國用自此始而世衡教土人習孤矢如青澗由是緣邊諸城環州不增兵益糧而軍振還環慶路都鈐轄以仲淹今築細腰城時病未疾強起將所部往與築城成卒方元昊未臣時野利剛浪唆實為之謀主世衡用死間竟殺之語具戎志中于古上書訟父功下御史驗以其事付史官自是神氏世為西邊將其世孫曰師道字從

大儒張載學議役法忤蔡京意入黨籍起知懷德軍忤大閹賁奉祠久之知渭州乘席葦城方賦工而敵至師道陳河濟陰遣偏將出橫嶺聲言援兵至敵駭顧則列將已潛軍軍其後表擊之敵大敗去卒城而還金南下黼賁驚失措加京畿河北道制置使召勤王時師道方隱居南山豹林谷中起募兵得步騎七千人以行比至洛聞幹離不已頓師城下夫或勸令駐師以觀變師道曰吾兵少小遲回即形見情露此自盡之道也今敵行前彼不測我眾寡都人知吾來氣自倍豈憂虜哉且君父方急何忍徐徐云乎於是宣言种少保將西兵百萬今至矣遂趨汴水南徑敵營而前金移砦年訖岡避之而師道至都時師道春秋高又世將有威名天下呼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延入金卒受盟本李綱及師道彈壓之力也金師退以時宰忌引疾罷奉祠金果分道大入陷太原起師道安撫度守不可復亟疏請幸長安不聽召還道臨卒建炎中贈少保諡忠憲方靖康戒嚴時師道弟師中入勤王詔副制置使姚古援三鎮師中渡河言今虜在澤州臣欲由邢相間道出上黨扼之可以得志格不用太原圍急詔由井陘與姚古犄角救之復壽楊榆次軍直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

留兵就畜牧朝議以為可擊趣淮師師中持不擊則責以逗撓師中太息曰逗撓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名乎進戰死贈少師論曰西鄙用兵諸將校宣力邊鄙者適不過要害營城堡招屬羌內附益備遼而止諸奇畧偉功不概見也乃張元劉滄猶然以守便宜違節度濱於困語具邊事中种世將著信所謀畫然且格於讒嗚呼才之難用久矣自盛宋世憚兵守和戎為國是積苟安以弱而汴亡茂矣南渡不數年人激國讐岳韓吳劉之倫乃能起沒世不復之氣振百勝鵬張之膚而西乃大競紹興初兀木蹂明越天子航海韓困之江中岳敗之廣德邀敗之新城其明年金陷陝吳敗之和尚原敗之饒風關四年豫以金寇淮南韓敗之大儀又敗之廬州十年金倍盟南下劉敗之順昌岳敗之京西又大敗之郾城當是時金欲棄汴徙而北陰斷和國憤幾慮也亦足明兵之無常形矣乃天子懦而不英以甘說臨下又闇而多忌而逆檜陰為虜間入左腹心獲制其命關諸將口折其氣而奪之兵又芟夷斬艾之以快虜忿用使其身圖豈不可哀哉諸具帝紀餘非天下所以存亡故紀不著著之此見南宋將有謨而國不能任將甚哉乎以再覆國

岳鄂王飛字鵬相州湯陰人父和節金濟縣貧賈不責

韓斬王世忠字良延安人也飛沈厚寡言好讀左氏春

秋生有神力未冠業挽弓三百斤開弩八石強矣學射

於周同同死歲時祭報之應宜撫劉鞬募禽劇賊冠軍

謁康王相州補承信郎磁守宗澤大愛之授以陣圖飛

曰陣而戰法也運用之妙存乎心澤大稱歎以為占良

將也康王即位疏請北還汴渡河作士氣坐越職奪官

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求自效所待以國士借補武經郎

招撫司罷歸東京為留守司統制宗守卒杜克代收亂

土善等亡去復為盜以五千萬眾薄汴南薰門飛率所

部八百人前陷陣破之克欲棄汴爭之曰今一舉足即

此地非我有異時復取之非十萬眾不可矣克竟棄汴

守建康羣以建康叛降金飛伐建康進官官統制矣世

忠風骨偉岸目如電家食貧嗜酒尚氣不可狎以應募

隸赤籍勇冠軍崇寧中伐叛張州夏以重兵宿高平

擊破之夏走間道還獲戰騎將前致師銳甚問焉誰曰

是監軍駙馬兀朮者也躍馬前斬之敵大崩上功為童

貫所扼轉一資方臘反以偏將從王淵擊破之臘據睦

嚴壑為三窟迹得所在絕險挺身入禽臘出功冠軍為

辛興宗所掠賞不行燕山師潰從五十騎抵渚沲逢虜

設奇敗之積功轉武節大夫初王淵見世忠勇歎以為

萬人敵也遣重金交驩及金圍趙州淵守趙世忠走

趙與共難以死士三百雪夜搗金營竟斬將完趙康王

如濟州世忠勸進王即位還御營左軍統制苗傅劉正

彥反從張浚討誅之張浚同力成反正拜檢校少保

武成威德軍節度時宋南所在盜竝起孔彥舟據武陵

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曹成暴漢鄂湖湘十餘郡多

造符讖惑中外為國禱祀而范汝為起闕破建州詔世

忠及張俊招撫俊請與統領楊沂中及飛俱李成犯洪

州大書索戰飛書狀報驕之已諜知賊急與沂中出

上流絕生米渡出賊後擊之賊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

筠河而軍飛沂中夜銜枚渡筠水登西山厥明以選騎

二百前搏戰賊稍困忽沂中自後山馳下夾擊大破之

賊駭走飛知其烏合也今僕呼不從賊者坐坐不擊也

坐降者八萬人後筠州進復江州於是羣盜畏懼號倭

曰張鐵山本俊所以得此名者飛沂中計而戰力也盜

張用來徵戰飛射書帽之曰吾與若同里閭戰南薰門

鐵爐步者我也我在此能戰則戰不能戰降耳用大駭

曰吾父乃在此乎遂降江西平遷武右軍副統制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而朝議主招飛上言盜力強則肆

力屈就招是重常在盜也請必勦勦而勝招之易矣
可下於是飛南至賀行勦吏白糧盡飛曰軍茶陵需餉
耳故逸謀告之曹成喜自寬飛夜辟食趣度糧未明抵
太平成大駭走憑陰自固掩擊大破之自桂嶺至于北
藏諸阻隘盡拔成以十萬衆走蓬頭嶺守之飛部八千
人鼓而登破之成奔連州飛勅諸部將曰賊散走殄之
則脇從可憫縱則復爲盜今獨誅其酋而撫其衆勿妄
殺累天子好上之心荆湖平授武平軍承宣使移軍虔
隆祐太后奔虔時苦虔盜驚震還泣以告帝密勅飛必
屠虔飛力爭數四乃得請虔人繪像祠祀之遷神武後
軍都統制盜李成爲逆使挾金破襄唐鄧隨郢信陽
與湖湘盜合爲難飛上言六郡中原要會心腹之疾也
討當先帝以問相鼎昌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遂授飛
制置使討之復郢隨州斬將成軍襄陽東飛登岸上望
師曰步兵利險阻騎利平曠成反之必成禽矣命王貴
以長鎗步卒當其騎命牛臯以騎兵蹙其步盜騎卒在
險不得展應鎗斃其步卒爲臯騎蹂躪盡之成夜遁依
襄陽進復唐鄧州封武昌縣開國子解廬州圍進武昌
郡侯飛奏襄陽隨郢皆膏腴可田請營田請勅州縣轉
流亡賑贍皆報許楊么者夢澤中巨盜也最桀黠潯

舟湖中爲大輪激水行如飛旁置橫竿每當之輒碎衆
數十萬自頃招討未有能得其要領者也盜黨王佐聞
飛來懼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與敵者碎矣首請降飛表
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慰之佐誓死報招賊驍將
楊欽以來亦表授官遣入湖招諭而潛以銳師進掩之
降其衆數萬時都督浚在潭得旨遣防秋飛詣潭袖小
圖謁浚浚視之則擒盜方畧也浚曰畫之善也昨得命
且行矣需來歲議之飛曰賊腹心潰可破也都督第少
留八日必破賊需來歲幾事失矣浚曰何言之易也飛
曰昔以王師攻水寇故難今以水寇攻水寇易也浚許
留飛即伐君山木爲巨筏布諸港汊而浮腐木亂葦於
上流蔽江下遣吏士擇水淺處罵挑之賊乘舟來青木
埂塞賊所爲舟輪者礙不行麾擊之賊奔港又爲列大
筏所拒不得入官軍乘筏疾擊葦葦破矢石舉巨木撞盜
舟舟盡壞么沒水將半臯疾入水擒斬之盡降其餘衆
縱老弱歸田籍少壯補軍果八日而盜平捷聞浚太息
曰岳侯神算也物賊恩除阻不可攻聲言曰欲先我諸
衆斬黃制置使加檢校少保進封公先是建州盜作寇
撫使世中以建居閩上游賊沿流下卽七郡皆魚肉賊
率步卒三萬兼水陸進直抵鳳凰山據之晝夜攻寨乃

破平之汝爲自焚死世忠令士卒宿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復家室農給牛穀商賈弛征脅從者散遣民感更生祠祀之世忠因奏廣西湖南羣盜多乞衆勝進討許之時曹成衆宿郴邵間世忠師猝至營江濱者數十里盜大驚請降得戰士八萬移長沙盜劉忠據白面山衆數萬營砦相望世忠與對壘日夾棋張飲壁不戰而潛遣人覘賊營軍號得之一夕與別將聯騎穿賊營候者誰何之隨聲以其號應周覽出設伏而還厥明與諸將拔營進賊迎戰戰方合而所遣伏已馳入其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雷動矣賊回顧驚潰中外夾擊厥斬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二四 三月三十日

明南平授太尉賜帶笏蓋飛世忠各宣力平東南諸巨盜盜平而民始靖詔世忠宣撫淮南東路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勞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撫流散通商惠工而山陽爲重鎮飛以督浚薦屯襄陽尋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中原嚮應會逆豫分道寇淮西詔飛東飛時疾甚得詔即日行帝聞以爲大將知尊朝命而喜可知也六年相浚督江淮師命世中自楚圍淮陽困之金法城受圍一日舉一烽至是六烽皆舉元木與劉猷以銳師至浚俊駐不前世忠勸陣向敵錦衣驄馬立陣前招之或以自危諫世忠曰吾欲致敵也敵

馳至斬大酋二人陷陳中奮戈一躍日拔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字革來搏戰扼其吭禽之詔班師復歸楚淮陽民從歸者以萬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三鎮卽度而岳飛以論將忤督浚見糾飛入覲自歸爲帝言金所以立劉豫者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也願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扼潼關以號召五路中興之業也帝大喜拊其背慰賞之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已引入臥內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然卿本懷悞時已入秦檜語甚深浮以甘言相然諾而甘言固疾疾也飛遽鎮疏言寢閣之命願自堅又疏建國本安人心金廢劉豫飛及世忠交疏言廢置之會請乘人心瀕洞復中原皆不報令使來詔諭江南下列鎮議世忠請決戰兵勢最重處請自當請馳入面奏不許飛言金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金歸河南地各進官金敗盟破三京飛部諸將救光蔡規河東援淮西而自以軍長驅向中原抵汴元水戰大絀欲棄汴世忠敗之淮陽遣將擊之潭城擊之千秋湖皆捷檜力主和趣班師召入朝宴勞授世忠樞密使飛副使奉其兵尋嘆言者論之罷奉祠飛竟獄死而宋陵遲不復